



以为自己是在哪里？虚幻了？

■ 肯尼亚小镇

重要的不是去哪里，而是怎么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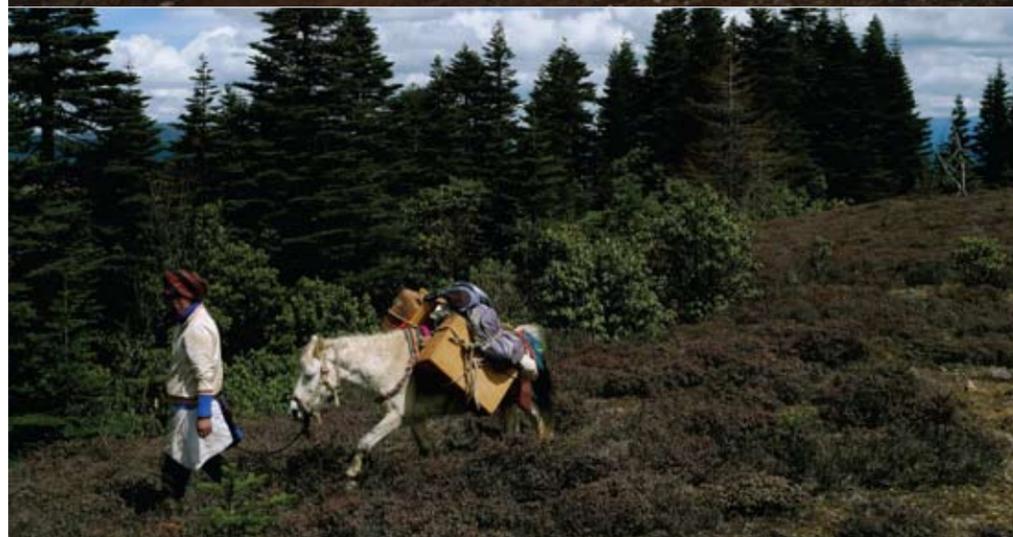
文王郢 图王郢 孔斯坦丁

2011年，是35岁的法国人孔斯坦丁在中国生活的第十一年，大半部的时间他是在云南度过的。二年前他在香格里拉县边上的哈皮村租下了一个藏式大院，他把未来的20年安放在这里。水瓶座的孔斯坦丁，脑子似乎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想像，马帮旅行一直是他的梦，像美国人探险家洛克一样去旅行，像哈皮村人以前的生活一样——马帮旅行，有舒适的帐篷，成群的马队，行走在滇西北山路上。一年前他以尊敬的前辈——把生命的最后留在中国的法国探险家路易·溜达（Louis Liard）的名字成立了一个马帮——溜达马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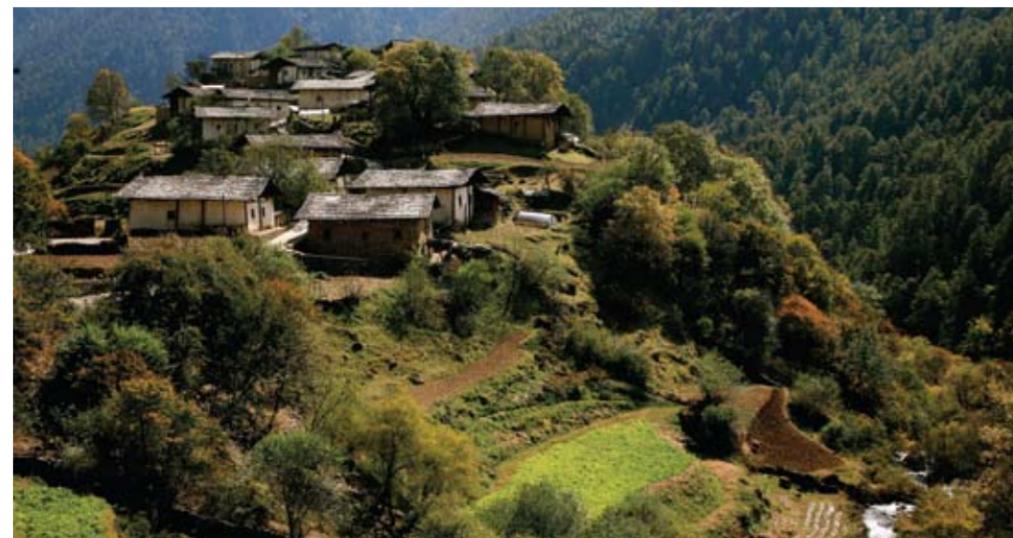


阳光初升，山上的雪很快就化了。马铃薯一直在帐篷的四周响着。早餐已经布置停当。孔斯坦丁似乎把这样的旅程当作了行为艺术，而有几分自鸣得意。





(上) 行走了4天之后, 终于到达了尼汝村。这是美国人郭凯文和当地人合作的客栈, 有雪白的床单, 可以洗澡, 有水冲的厕所。有可以看到风景的巨大的窗户。还有宽大的厨房可以从容的做一次早餐。是的, 我们爱旅行, 可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



(上) 尼汝村庄在大江边上, 依着山势而建。村庄外有九座神山, 据说其中的一座曾在1960年到拉萨去开过会。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一, 村庄都会举行转山跑马节, 全村人盛装骑马转神山, 以速度决出名次并给予奖励。

从哈皮村到尼汝村，曾经是当地马帮的常规线路，可是现在哈皮村的人家养马的已经很少了，找到22匹马和合适的赶马的人，费了不少周折。马帮旅行的客人是法国人玛丽一家，除了父母，最大的孩子15岁，最小的只有9岁，他们一家工作学习在上海，她的妈妈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独自在中国旅行，并且到过西藏。

第一天开始徒步总是感觉很累。从哈皮村开始就是一路向上，渐渐的村庄消失在一片树林之后，远处的香格里拉县城的轮廓却清晰起来。马帮走得很快，铃声一直远远地在山间回响。当地的村庄地域范围都很大，我们在山上走了四天，也只是走过了二个村庄的一小部分。每家在山上都有夏季牧场，以前我们徒步，晚上就住在牧场的木房子里。

高原上的天气，说变就变，在一处木房子边上吃过午餐喝过茶之后，重新上路，黑灰色的浓云从山后浮过来，雷声滚动，风里已经有水汽的味道。开始是细细的雨丝，很快就成了冰雹。当地人尊崇的普查神山是一座在平地上突然突起的锥形独立山峰，黑灰色的山顶，山体已经有些风化，站在香格里拉县城也能看到山尖。这一带的海拔已经超过了四千米，风雪交加，一路都在坚持的玛丽9岁的弟弟开始高反。爸妈给他拥抱，依然鼓励他。最后还是孔斯坦丁背起他，一路狂奔去。

露营地在一块非常美的开扩地，小河清澈，初春的绿色一直沿山绵展，马帮已经到了，马正在白色的帐篷四周踱达。支出帐外的烟筒里冒出的轻烟正随风飘散。铅青的傍晚，冰冷的田野上，像是有家可回。

第一次的马帮旅行的第一晚，难免有些慌乱，烛光下的晚餐虽然也有些迟，依然是精美的，红酒，意大利面，饭后甜点，茶和现磨的咖啡。马帮早已围坐在火塘边，放声歌唱并且欢笑。

一夜的风和雨，清晨，四周一片银白色，河边积了厚厚的小雪堆。早餐桌放在了帐篷外，阳光初升起，马在四处踱达，马铃声声。

一路向上，天空是巨大的圆，乱云飞舞，正中央的太阳忽隐忽现，四周突然出现一道完整的光环，传说中的日冕神奇地

出现在眼前。孔斯坦丁把这个海拔四千多米的垭口命名为“玛丽·路易”山口，前后的两个名字是他和搭档阿里克西各自曾爱过的姑娘的名字，他们还要每次都在山口放上一块石头，直到在现在的玛尼石堆边上堆成一个新的。从这里可以远望哈巴雪山和四川亚丁的雪山山峰。

这一天的露营地在一处山林下面的草场上，阳光明媚，时间还早，昨天没来得及的厕所也搭起来了。小河里淘米洗菜，孩子们玩着扑克，马帮安顿在木房子里。中式晚餐之后，大家聚在火堆边上，孔斯坦丁和阿里克西的法式二人组自然是要表演的，玛丽一路上都拿着歌本学唱新歌，现在也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。

再往前走就是尼汝村的地界，一清早哈皮村的人就在收拾行李准备返程。尼汝村马帮的铃铛声从山的另一边传来，尼汝村在偏远的山区，每家每户都养马，夏天也要赶马到高山夏季牧场，对于马帮旅行，显然他们比哈皮村的人更在行，同样是赶着22匹马只需要6个人，哈皮村的16个人还有几分忙乱。

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是三个大湖组成的，站在高高的山岗上，蓝色的湖在一片绿色的山谷下面，几道小河在山的另一侧开扩地转了几道弯成为漂亮的曲线，几户尼汝村夏季牧场的木房子就在河谷上。

在河岸上打开行李，法国女设计师设计的一大块帐布，可以因为不同的扎帐方式而变成各种临时营地，昨天被四根帐杆撑起就是遮阳帐，现在两角扎在地上就成了防风营地。孔斯坦丁现场制作三明治，口味还各有不同。羊群走过，几只羊走近站住好奇的看，被“巴勒”的一声吼吓得立刻四蹄狂奔，留下一道烟尘。“巴勒”是孔斯坦丁的“女朋友”，是条狗。她跟随孔斯坦丁徒步多次，孔斯坦丁一直说“巴勒”的意思是青稞，可是青海的藏族朋友听了笑了：哈哈，巴勒，我们那儿是“肉包子”的意思。

翻过一道山梁，走出密林，玛丽一家发出了惊呼：一条下山的蜿蜒小路直通向巨大开阔山谷的正中央，那里有我们的四顶白色帐篷。远处雪山在云里飘，小河围绕几间木房子，22匹马信步由缰。

外面下着雨，孩子们坐在餐桌前唱

着歌切着菜。阿里克西把咸肉丁放在平底锅里煎炒了很久，然后把打散的鸡蛋浇上去，做成一个咸肉鸡蛋饼，色味十分的诱人，点燃蜡烛，大家用法国的方式拍手，唱歌欢迎晚餐的开始，“夏露达……”然后用法国南部的语言干杯庆祝，这是马帮旅行在露营地的最后一夜。

最后一天的路不远，天一直在下雨。尼汝因为是在风景区里，这一带已经有了路标，山口上曾经是夏季木场的木屋也被挂上了一块牌子，成为自助游客人的休整地。虽然破败，也能在风雨的天气安顿一下。孔斯坦丁正在准备午餐，玛丽和她的朋友把屋顶的木板重新装了一下。马帮赶马的呼喝声和马铃声从山谷下传来，我们欢快的站在雨里待着他们转过山梁，一起出发。

从这里就全是下山的路，植被更丰富，雨中的树林绿得饱满，河水很急的向下流。正在读初中的玛丽正在上海读法语学校但每周都有中文课，我们从绿的形容讲到中国的诗意，然后说到了《红楼梦》。她说她的法国朋友都很羡慕她可以讲中文，她想要回法国去读大学，然后再回到中国，她以后想做一个志愿者，比如到香格里拉这样的地方教书，或是做医生。未来毕竟很远，可是，她现在知道了哈皮村，知道了深山里还有一个村庄叫尼汝。

站在河对岸就可以看到尼汝村，村庄在大山下面沿着二座小山而建。村庄外有九座神山，当地村民说其中的一座曾在1960年到拉萨去开过会。每年的农历九月十五，村庄都会举行转山跑马节，全村人盛装骑马转神山，以速度决出名次并给予奖励。

美国人郭凯文和当地人在尼汝村合做了一个客栈，有雪白的床单，可以洗澡，有水冲的厕所。有可以看到风景的巨大的窗户。还有宽大的厨房可以从容的做一次早餐。是的，我们爱旅行，可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生活还有另外的姿态。孔斯坦丁做马帮旅行是在圆自己的梦，其实更是想让当地已经消失的马帮能延续下去。很多东西已经随着祖辈远离去。感叹没有意义，去做才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。👉



(下) 哈皮村人的第一次马帮旅行，马和人都有一点兴奋，也有一点茫然。总的来说，挺开心。